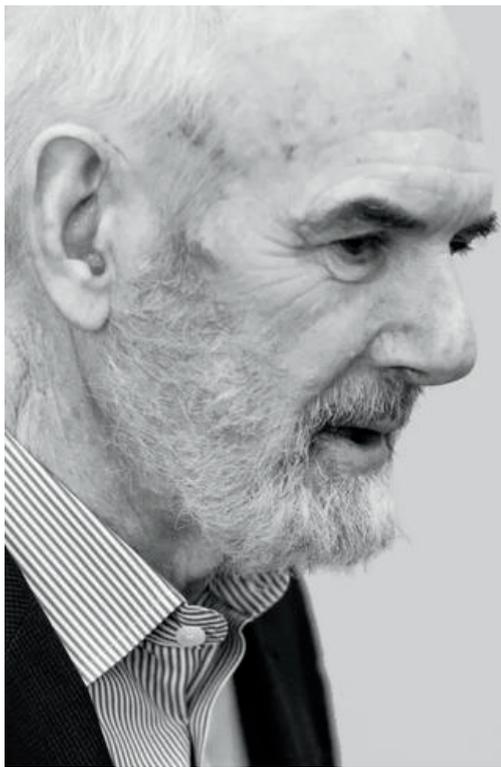


成都市档案馆，从大量的档案中间，发现了成系统的茶馆的资料。可以说，我用了整整21年，写了茶馆的这两本书。

## 历史非虚构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袍哥》这本书获得了吕梁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，您认为这部历史学的著作可以被视为“非虚构文学类”作品吗？

王笛：其实在西方，图书就分成两种：“虚构类”与“非虚构类”。小说就是“虚构类”，不是小说的都是“非虚构类”。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可以说是“非虚构类”。只是那些严肃的、干巴巴的学术著作，我们一般也不把它们列入“非虚构类”。一般列入“非虚构类”的都不是传统那种写法的著作。《袍哥》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列入“非虚构类”作品的。书有主线，有人物的塑造，有完整的叙事，虽然它是历史著作，但它有大众阅读潜力。说“非虚构”，那它针对的就是大众阅读。可以说“非虚构文学”，但我更希望说是“非虚构历史”。我对自己还是比较严格的，既然说是“非虚构”，就不应该有任何“虚构”的成分在里面。《碌碌有为》也好，《袍哥》也好，《那间街角的茶铺》也好，虽然上了文学的排行榜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这里的每一个故事、每一个描述都是有历史依据的，不是我头脑中的想象。如果有想象的成分，我一定告诉读者，比如是由于资料的缺乏，我只能做出这样的推测。但是我都是有说明的，而不是让读者误以为这就是信史。



史景迁作品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》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您的书这么受欢迎，是不是也和您的写作方式有关，可读性比较强？

王笛：是的，我写第一本书《跨出封闭的世界》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读者。要让更多的读者读得进去，就需要不枯燥，那就不能是纯学术的研究。《跨出封闭的世界》在学术界也是被认可的，现在也已经出了第三版了。在出第三版的时候，我把一些枯燥的统计表删减了。原本书里有300多个统计表，那是很枯燥的，完全没有考虑到读者的感受。但是在写《街头文化》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虽然仍然是纯粹的学术追求，但是表达的方式上我想，让历史研究之外的人也能读得进去。从《街头文化》到《茶馆》再到《袍哥》，趋向就越来越明显。特别是《袍哥》这本书，我把它当作历史和文学结合的文本。

上图：史景迁。

在我其它的书里，我比较少用到景色的描写，那种细节的描写，是尽量避免的。这种描写放在《袍哥》中是不违和的，但我不能想象这种描述放在《跨出封闭的世界》中，肯定很不搭。《碌碌有为》中的故事是非常多的，就是要给读者讲故事，这是一种追求，以后我的写作还会在这方面努力。但是每个课题不一样，不同的课题使用的写作方法可能也会有不同，进行适当的调整，不会千篇一律，变成一种套路。必须由具体的题目来决定写作的方式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以文学性著称，那就是史景迁。当然他的作品也因为文学性还受到一些争议，您对他的作品怎么看？

王笛：史景迁和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写作都不一样，在西方，他